

晚清第一相

余云叶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李
鴻
章



吾敬李鸿章之才
吾惜李鸿章之识
吾悲李鸿章之遇

——梁启超



晚清第一相

李 鴻 章



群众出版社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晚清第一相李鸿章 / 余云叶著 . —北京：群众出版社，2012. 11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044 - 2

I . ①晚… II . ①余… III 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6628 号

晚清第一相李鸿章

余云叶 著

责任编辑：易孟林

装帧设计：章 雪

出版发行：群众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：100038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：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2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11 月第 2 次

印 张：22.50

开 本：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：430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014 - 5044 - 2

定 价：49.00 元

网 址：www.qzcb.com

电子邮箱：qzcb@163.com

营销中心电话：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（门市）：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（网购、邮购）：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：010 - 83901330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题记：

吾敬李鸿章之才

吾惜李鸿章之识

吾悲李鸿章之遇

——梁启超



目 录

序幕 / 1

翁大学士的预言，令房师孙锵鸣转悲为喜 / 1

孙学士虽不相信恩师对李大个子的这番估计，但他知道，翁老师精通“风鉴之术”，相人最准，凡经他看的人，八九不离十，预言从未落空。

第一章 初涉军旅难展翅 / 5

一、荣归故里的李翰林，在爷爷坟前立下一桩宏愿 / 5

您可是亲口许愿要娶我闺女为妾的，你现在怎么可以走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！你若不要我闺女，就等于毁了她一生——

二、李鸿章捉刀的奏折，把自己和同乡高官送进险地 / 13

他没想到这个消息将影响他的一生，把他从清闲的翰林院，送到硝烟弥漫的战场；从政治权力中心的皇城，送到崎岖偏僻的乡间；从一个握笔的书生，变成一个每天面对死亡、出生入死的军人。

三、书生从戎，首战告捷 / 19

吕侍郎只要再坚持半个钟点，就可以等到李鸿章的援兵，就可以不死。可惜他耐心不够，他还以为李大个子不来相救了呢。



四、黑色的五月 / 23

李鸿章明白，自己四年的团练生涯已经结束。现在，既回不了京城翰林院，又失去了领兵打仗的机会。自己是赋闲被挂起来了。心中十分忧郁。



第二章 曾国藩幕府的一只鸿鹄 / 35

一、兴冲冲而来，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/ 35

他决心等下去，要投就投英雄豪杰，否则宁可在家赋闲！再说曾老师一向不喜欢做事不专一，见异思迁的人。我现在一走，再回来就难了。

二、一语解开曾大帅“北上勤王”难题 / 39

如果不派部队“北上勤王”，“抗旨不遵”的通天罪名谁能担当得起？还不得杀头灭族遗臭万年！左思右想，曾总督进退两难，急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睡。

三、祁门分歧，李鸿章一气之下出走曾幕 / 43

要在草莽中崛起，必须有依靠。试看今日之天下，舍曾公谁可作为依靠？即使好友有拂逆之意，终应当依靠这棵大树，以成就功业英名。

四、一道奏折，参掉门第鼎盛的封疆大吏 / 49

当我在安徽四处飘零时，翁同书作为巡抚，何曾关心过我？我离开曾幕这么长时间，也未见他只言片语慰问、邀请，分明是自以为门第高贵、鼎盛瞧不起我。他不认我亲，我又何必自作多情要认他？



第三章 立沪弃镇占苏南 / 52

一、上海士绅讨救兵，令曾国藩伤透脑筋 / 52

他决定让李鸿章出山。这个人是安徽人，选此人，既可避开清廷对自己的猜忌，让朝廷放心；他是自己门生，派他去，可以把上海紧紧控制在自己手

中。这可说是一石二鸟。

二、赴庐州举旗一呼，光杆司令招得淮军一支 / 55

怎样在短时间内招到一支大军呢？李鸿章动开了脑筋：要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与人和，要打曾大帅的牌子，要举父亲和自己的旗子，当然，还要以功名利禄来吸引人。

三、乞丐兵亮相上海滩 / 60

一旦离沪，则上海的军政大权和饷银怎能遥相控制？一离开上海，自己就将成为无根之木，无水之源。自立也难，怎能施展身手，一展鸿鹄之志？

四、设计排异己，独掌沪权 / 65

就在虹桥初仗胜利之时，李鸿章双管齐下，把扩军与控制政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。他深知，军队是立足之本，因此拼命扩军，他采取了多种形式。

五、八降将面对桂冠兴高采烈，谁知顷刻人头落地 / 70

事情既然出了，就应找到最佳的应变方案。他想，我多年来出生入死为朝廷出力，才有了眼前这地位，决不能为这么一件事就把好端端的前程丢掉，纵有千难万险，我决不辞职！

六、此女不寻常：非将相之才不嫁 / 81

她曾对此人作过一番研究，知道李鸿章的原配周氏，出身于一般家庭，虽知书达理是个淑女，但跟出身名门、满腹诗书的自己，相差很远。她坚信，只要有人牵线搭桥，此门亲事便十拿九稳。

七、朝廷连番敦促会攻天京，李鸿章极度矛盾 / 91

李鸿章正在抚衙，看王韬献给忠王李秀成的《与清军较量十策》。其中有对付湘军十策，对付淮军八策，还有对付僧格林沁亲王蒙古骑兵的战策。

八、“大福星”首次相会“倒霉蛋” / 100

这个俞樾，可不是等闲之辈。他二十三岁中举，二十九岁中进士，历任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协修，三十八岁即出任河南学政，可谓春风得意。不料，在任乡试主考时，栽了个大跟斗。

第四章 接手剿捻建奇功 / 105

一、慈禧刚搬去心头巨石，不料又传来一声惊雷 / 105

这支皇族嫡系最精锐部队的覆灭和僧王战死，意味着：从今往后，朝廷手里再也没有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！从此只能依靠湘淮军的力量，朝廷的地位更是危如累卵。

二、捻军三败李鸿章 / 111

这令李鸿章感到非常难办：老师留在剿捻大营，对自己掣肘太大，如果两人意见发生分歧怎么办？是听老师的还是不听？听，自己的决策得不到贯彻，于剿捻不利；不听，师生就要反目。

三、面对朝廷严责、权臣诽谤，李鸿章坚持既定方针 / 122

他一会儿冷，一会儿热，在冷热交织中，他感到自己垮了。他睡在躺椅里，了无生气。此刻，他真想把这副重担抛给别人，谁有能耐谁上，我当我的湖广总督算了。

四、东捻首领赖文光命丧瓦窑铺 / 129

吴毓兰一把掏出乌黑发蓝的短枪，对准绿营营官，砰砰连开两枪。绿营营官晃了晃身子，怒目圆睁，接着两眼一发黑，如一截儿木桩碎地倒了下去，但两眼死死地睁着，一直不肯闭上。其余绿营兵一哄而散。

五、围魏救赵，西捻军智斗淮军 / 136

李鸿章有苦难言。他知道，一年多的征战，将士们脸无人色，疲劳到极点，急需休整；为将领请功的报告送上去好久，却一直没有批复。

六、水淹南镇，张宗禹枉平遭大难 / 143

一年前威震中华，有六七万兵力的西捻军，如今只剩下区区一千多人。清军开河放水，他们被困在一片水乡泽国之中。

第五章 逢凶化吉督直隶 / 149

一、首次朝圣听出弦外之音，李鸿章虚晃一枪 / 149

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”他忽然想起中国这印证了数千年的古话，身上顿时感到阵阵冷意。此刻，他着实感到清廷对手握兵权的汉臣猜忌之深，和自身处境之险。

二、调查二参案如履薄冰，要滑头化险为夷 / 158

他知道，自己前脚查了吴棠，接着自己便会倒霉，轻则丢官，重则坐牢，甚至杀头也有可能。因为自己得罪的是天字第一号的慈禧太后呀！

三、用痞子手段了结“天津教案” / 166

当他来到直隶的获鹿县，突然接到调补他就任直隶总督的一道谕旨。中国政坛出了惊天大事：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。李鸿章既感到命运的无常，也庆幸半年多来的数次拖延战术，至今总算熬到头。

四、与老师联合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/ 173

当容闳拿着朝廷的批文，在全国发布招收幼童出国留学的通告后，反应竟是一潭死水，连个报名的人也没有。

五、特殊贺礼和一场奇祸 / 180

“哥，除了死，你要我干啥我就干啥。”听了这话，李鸿章也扑通一声，在昭庆对面跪了下来。他抚摸着弟弟的头：“你不死，我们满门全灭；你舍身一死，换来我们全家荣华富贵依旧。”

六、启蒙老师上门找差使，李鸿章送给他一副镣铐 / 191

周老师本来指望李鸿章送一笔丰厚仪程，回家养老，谁想如今连出门时借的六七两银子也还不掉，不禁越想越来气，一边大骂李鸿章忘恩负义，一边拿起那不吉利的倒霉镣铐，准备抛到水塘里。

第六章 中国近代化之父 / 194

一、大工程丑闻，使李鸿章找到反对修园突破口 / 194

他提醒自己：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在参加讨论的督抚和将军中，有人强烈主张注重塞防放弃海防。重视塞防论中，还有那个目空一切，处处以诸葛自居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呢！

二、办电报的奇谈怪论，和世界铁路史上奇闻 / 200

当数十匹骡马，在漫天大雪中，拉着火车滑行时，那位改造蒸汽机的英国工程师，不禁惊得目瞪口呆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这种在西方可获得奖赏的发明创造，在中国连施展的机会也没有。

三、宫廷发生“甲申易枢”，李鸿章却去巡阅水师 / 208

自己朝中的后台，那个正直有魄力，十分支持自己搞洋务运动的奕诉亲王倒台了。自己今后怎么办？刚刚起步的北洋海军怎么办？

四、慈禧丢给李鸿章一个“烫手山芋” / 212

赶走了身边的魔鬼，从此解除后顾之忧，可以吃得好睡得香，慈禧太后龙心大悦。她竖起拇指由衷地夸赞道：“李中堂高招真多，天下没有你解决不了的难题哩！”

五、恶邻居把矛头对准了北洋海军 / 215

他信奉一条原则：提拔人要对自己绝对忠诚，否则，无异于自搬石头砸自己脚。丁汝昌，庐江人，是安徽老乡。更重要一条，他是跟自己转战南北的淮军将领，自己对他有知遇之恩，他对自己忠心耿耿。

第七章 春风得意的日子 / 222

一、流放犯张佩纶踏进李府，没想到交了桃花运 / 222

若时光倒流五年七年，自己是都察院副都御史，是船政大臣，哪怕只是个翰林学士，自己就可向这位仙女般的姑娘求婚。可如今，我是遭革职流放的罪

人，哪有资格想入非非娶中堂大人的千金？

二、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 / 230

当初同窗好友杨延俊冒着很大风险帮我考试，我才有中进士、点翰林的春风得意，才有如今当总督、任首相的辉煌。如此大恩怎可不报？

三、贵夫人荣耀还乡 / 242

剥皮县令劣迹，我一调到贵地已有所闻，也曾向上级报告准备严查，但上司压住不批。其中原因，就因县令的妹夫即是我的顶头上司——道台。

第八章 小日本打败大清国 / 250

一、小日本在黑船事件中警醒 / 250

中外有识之士，事后评论这场战争说：“大清是在错误的时间，错误的地点，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，其输赢早在开战前就已决定了。”真正的战争，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。

二、邓世昌与爱犬同沉大海 / 257

此时，北洋舰队对日本海军的到来，仍是全然不知。一场激烈的海战已迫在眉睫。十点半左右，北洋舰队定远舰一名实习生，突然发现茫茫海天之际，出现了一支庞大舰队。

三、寿诞大典中，一封十万火急的信送进皇宫 / 264

她把国事推给皇帝和军机处，推给李鸿章和海军衙门，安心地过起生日。她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谁让我生日过得不痛快，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！”

四、北洋水师覆灭，丁汝昌灵柩被三道铜箍捆锁 / 271

想当年，作为武职最高一级，兵部尚书衔，官居从一品的北洋水师提督，回故乡省亲，地方官场趋之若鹜；可如今，故乡人搞不明白，屡立战功为清朝出生入死的丁将军，为啥死后连下葬的权利也没有？

五、深夜传旨进宫，李鸿章战战兢兢闭门写遗书 / 281

慈禧想起在清朝大臣中，只有李鸿章具有与洋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，于是，刚革职的李鸿章又被开复一切职衔，被任命为全权大臣，重新赏戴三眼花翎与黄马褂这一清国贵族最高荣誉。

第九章 马关订约千夫指 / 286

一、日方提出的停战条件，让中方大吃一惊 / 286

日方代表，尤其那外相顿时惊得目瞪口呆。他们惊叹年逾古稀的李大人，还有如此敏捷的动作，更惊叹他居然有如此聪慧的头脑。首相伊藤连声道：“李中堂不愧为翰林出身，果然聪慧非凡！”

二、挨了一子弹，少了一万万 / 289

他随即用左手拇指和食指，尽力撑开那只仅剩下一条缝的右眼，然后抖抖索索地提起笔，气喘呼呼地在面前的一张小茶几上，一字一停，十分艰难地书写着给伊藤博文的照会。

三、仰天长叹：割地赔款，难道都是我一人的过错？ / 295

为勘察黄河鞠躬尽瘁的李鸿章回京后，仍未受到重用，又在贤良寺闲居了。这种生活，对于不甘平庸的李鸿章来说，确实是一种痛苦的折磨。他蛰伏贤良寺，在等待复出的机会。

第十章 没落王朝的裱糊匠 / 304

一、创造机会，东山再起 / 304

李鸿章沉吟了一下，心里盘算道：废立皇帝，是个异常敏感的话题，牵涉其中，凶险莫测。我应该趁此机会，要求外放。这样，既可重新掌权，又可远离京城是非之地。

二、慈禧借义和团“扶清灭洋”，主和派遭了殃 / 309

慈禧见义和团声势浩大，又听说义和团神功无敌，不禁心花怒放。自从废光绪的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后，她心中十分痛恨洋人。义和团运动给她点燃了极大的希望。

三、老狐狸悲壮出山 / 313

“你想过取代清朝当皇帝或是当总统吗？”李鸿章这样问自己，他很快摇了摇头，“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。”他内心在回答。

四、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，有个老农妇惶惶西逃 / 319

“京师大学堂筹集的一笔巨款，存在俄国人的银行里，有四十万两白银。这张存折，我藏在家中保密箱一本字典里，请您立刻派人取走。”他露出十分担心的神色，“千万要防止外国人赖账！”

五、条约上的签名，成了一个谜 / 322

他见莫氏为自己的病担忧流泪，便拉过夫人的手，深情地说，“此番谈判，关系国家的安危存亡，关系亿万百姓的祸福，我怎能不参加？我就是爬也要爬到谈判桌！”

六、李鸿章气绝时，圆睁两眼久久不肯瞑目 / 335

梁启超的情绪有点激动起来：“世人对李鸿章的评价，虽然赞誉达到极点，毁谤也达到极点，但我敢断定，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人，三品以上的官，无一人能望李鸿章的项背！”



序　幕

翁大学士的预言，令房师孙锵鸣转悲为喜

清朝道光二十七年（公元一八四七年）五月初一，全国最高一级科举考试——丁未科殿试隆重揭榜：状元张之万，榜眼袁绩懋，探花庞钟璐……看着这一个个熟悉无比的名字，本科会试大主考，官居礼部尚书、体仁阁大学士的潘世恩老先生，当年的状元郎，不禁心花怒放。

他捋捋胡须暗暗得意：皇帝亲自笔试并钦点的头名状元，就是自己选拔的第一名会元，而会试中的第二、三名，在殿试中，又名列三鼎甲；而且在本科进士中，大多是全国各地的著名才子，可谓人才济济。于是朝野齐声赞扬本届会试主考的公正无私和眼光超群。

为褒奖本届会试有功官员，皇上赐宴御花园。

“老中堂选材真是火眼金睛，堪称当代伯乐！”同治皇帝的老师、大学士翁心存，高举酒杯，恭敬地向潘世恩祝贺。

面对有“当朝学问第一人”之称的翁心存的夸奖，潘相虽表面上谦逊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我潘某眼光再尖，哪能比得上皇帝老师啊！”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

他想起数月前，皇上钦点自己为大主考时，有的大臣说他七老八十，老眼昏花，不宜出任大主考的议论，心里轻蔑地哼了一声，不无得意地说：“哼，谁说我家年老糊涂了？我像当年的廉颇老将一般宝刀不老，我的眼光还像隼鹰一般犀利呢！”

他指着张之万，对翁心存道：“翁相，今年的状元郎，我相信他今后有人阁拜相的远大前程；榜眼和探花，也能做到侍郎、尚书一级高官哩，您说呢？”

翁心存点头称是。他瞥了一眼袁绩懋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我相信老中堂的眼力，只要都能活到花甲以上的话。”因为他看出榜眼袁绩懋有早夭的象征。

此时不单潘相兴奋，副主考高兴，各房师也因自己房下出了状元，出了



榜眼，出了探花，出了传胪，或是进士数量占优，而春风满面、得意洋洋。

“潘相，您是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啊。”他们纷纷向大主考潘世恩祝贺，潘大学士也向拥有三鼎甲等杰出人才，或人才济济、群星灿烂的各房师祝贺，感谢他们的出色劳作：“我潘某感谢你们，没有你们的辛勤劳作，卓越贡献，就没有本届会试的圆满成功！”

于是，主考、房师的相互祝贺声，朝中文武大臣向大主考的祝贺声，与频频碰杯声交织成一片，整个御花园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。

此刻，只有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暗自伤情，他，就是甲房房师孙锵鸣。

他两眼无光，满面羞愧。

他满腹牢骚地说：“倒霉，这一科就数我倒霉！你们各房都是大丰收，只有我这房是大歉收——只有可怜的两粒种子，两个普通的进士。我脸上无光呀！看来，以后要想沾这科门生的光，是难以指望的了。”

说着不禁神色黯然，差点儿掉下眼泪来。他这话是明着说的，还有一半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：想我孙锵鸣，也是声震朝野的名士，堂堂翰林学士，在各房房师中位列前茅，何以运气如此之差，只中了区区两个！耻辱，真是耻辱啊！

看到眼前这位垂头丧气的房师，翁心存大学士既同情又有些瞧不起，他对当年乡试的门生道：“你先不要发牢骚，把你房下中进士的两个门生，带来让我瞧瞧！”

第二天，孙锵鸣勉强如约带着本房仅有的两名新进士，心情沮丧地来到恩师翁大学士府第拜访。

此时，翁大学士正在书房里草拟一份东西，听说门生孙锵鸣带着两名新进士前来拜谒，便吩咐先带一人进书房相见。

第一个领到书房的，是孙学士最钟爱的门生沈葆桢。“太老师在上，请受晚辈一拜，祝翁相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！”

翁相受了三拜后，仔细打量起面前这个门生的高足。只见他中等身材，眉目清秀，眉宇间隐含着无限秀气，而且举止庄重，言语清晰，心中大喜道：“此人将来必是一个名臣！”

当第二个新进士踏入书房之门时，翁大学士猛然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。

因为他见到一个三十四五岁的青年，身材颀长俊伟，足有六尺之高（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八二），一进门如一只白鹤飞翔云中。

他脑里立刻跳出三个字：云中鹤！

只听此人用铜钟般铿锵的声音道：“翁相大名如雷贯耳，尤其是提携后进、点石成金，更是朝野赞颂。晚辈一直无缘拜识，今幸得见，真乃三生有幸。请师公今后对李鸿章传道解惑，指点迷津！”



说完这番话，正想行叩拜大礼，却被翁相一把扯住了：“不必如此拘礼，你只行揖拜之礼便可。”

“太老师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”于是新进士李鸿章便大大方方地作了三个长揖。

“来来来，让我好好看看！”翁相上下仔细打量一番，不禁暗暗吃惊。

此人面目英俊，身材伟岸；两颊丰满，如一轮满月；鼻梁挺直，像一道俊秀的冈峦。前额仿佛大地一般广阔，两道卧蚕眉下，是一双大而明亮、熠熠发光、具有无限穿透力的眼睛。间或一眨眼，如同划过一道闪电。看到他，会令人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天上飞翔的隼鹰，地上称王称霸的老虎和雄狮。

拜见完毕，翁大学士立即吩咐去客厅用茶，随后又摆了一桌宴席。

孙锵鸣感到奇怪：自己在翁师门下已有十多年，虽然也在翁府吃过几次宴席，但都是翁府遇到喜事或是借东风吃便饭，像今天这种平常日子设专席招待，倒是从来没有的事。待一会儿宴会结束后，我要好好问问恩师，他心里说。

宴会在一片欢乐亲密的气氛中结束。

临别前，翁相又把孙锵鸣叫到楼上书房，作了一番恳谈。

“恩师，沈葆桢这人今后前途如何？”没等翁相坐稳，心直口快的孙锵鸣便迫不及待地问。因为此人是他最钟爱最看好的学生。

“你估量估量看。”恩师笑眯眯地问。

孙学士道：“我看此人做知府、道台一级，完全能胜任，说不定还能做到布政使哩！”这布政使，是一省中仅次于巡抚的高官，人的一生能达到如此高位亦可心满意足，尤其门生能做到如此高官，做老师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

“你的估计保守了一点儿。”翁相微微一笑。

随后的话，令孙学士吃了一惊，“此人日后可位居封疆，任巡抚、总督一级高官。只可惜——寿命不长，活不过花甲。”

“老师，您从哪里看出？”孙学士心里颇感稀奇地问。

“此人身体柔弱，说话底气不足，岂是长寿之相？”

说完，又问孙锵鸣：你再估估“云中鹤”官运如何，可到哪一级？

“什么，云中鹤？”

看到门生眨眨眼不解的样子，翁相笑道：“喏，就是另外那个李大个子？”

“哦，他——”孙学士想了想，说：“看他样子，也可做到按察使一级官。”看到翁相不表态的神色，又加上一句，“也许能做到学政、巡抚一级哩，但总不会高过沈葆桢，因为恩师说沈进士前程辉煌，能当总督哩！”



“你错了——你的眼力太差了！”翁相此言一出，把孙锵鸣吓了一跳。

看到门生十分惶惑的神态，翁相娓娓而谈：“此人身材颀长，如同排云一鹤；英俊伟岸，仿佛安徽天柱山一柱擎天。你看他动如风，坐如松，其人前程不可限量！而且此人还高寿，没有特大事件摧折，可活到八十以上。”

孙学士大着胆子问：“难道此人日后能入阁，充任协办大学士？”

“岂止是协办大学士！此人功名决不在我之下，很可能超越我哩！”

翁大学士一番话，将孙学士惊得目瞪口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清醒过来。平时妙语连珠的他，此刻说话竟有些结巴了：“恩师说的，也太玄乎了，您老位居……武英殿大学士，要……超过您，岂非是大学士之首——文华殿大学士了吗？这是首相的位置，除了皇帝就数他大，这可能吗？”

他头摇得如拨浪鼓一般。

恩师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只是说：“你这一房，有这两棵参天大树，盖过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三鼎甲，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？你以后可以背靠大树乘凉呢，你要让我这个老师羡慕死了，要让别的房师嫉妒死了！你这小子，赶快摆酒宴请客吧！”

孙学士虽不相信恩师对李大个子的这番估计，但他知道，翁老师精通“风鉴之术”，相人最准，凡经他看的人，八九不离十，预言从未落空。

走出翁府，孙学士的抑郁之情一扫而光。

是啊，一房出一个巡抚就可无憾，出一个总督更是锦上添花，若能出两个督抚，更在本届各房中名列前茅。若真如翁相所预言，出一个总督，再出一个宰相级的大学士，足可在各房中独占鳌头，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开心？

他抬头望了望天。天空是那么地湛蓝高远，云彩是那么地雪白美丽。

“恩师，请上轿。”听到两个门生的声音，孙学士忽然感到局促起来。

他眼前顿时展现出两个穿一品朝服的高官，走在自己身边，顿时觉得自己矮了半截，于是说：“两位请——”

这话把两个门生搞得莫名其妙。官居翰林学士的老师，为何对我们这些新进士如此客气？

两人不禁怔在原地。

待孙学士明白过来，连忙道：“牛犊在前，我这老牛要在后面保护你们呀！”

于是两个新进士只得恭敬不如从命，打轿走在前头了。